清风峻节的刘子载

罗志元　李海园

刘子载

刘子载，1905年出生于新宁县金石镇，1921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，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，曾任董必武的秘书、湖北省学联主任和青联主任、上海铁路总工会东方办事处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、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秘书长、辽东省总工会主席。建国后，历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、中共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东北行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、国家教育部副部长、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等职，1972年10月22日逝世。

红色邵阳

中共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

“副部长的女儿不能高人一等！”

刘七七是刘子载的独生女，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差点儿丢失。1946年6月，国民党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，年仅7岁的刘七七跟随父母转战辽东抚顺。在敌人的一次突然袭击中，刘子载只顾忙着保护干部，竟把自己的女儿刘七七丢失了。同志们都为他着急，纷纷要替他找回女儿。刘子载悲伤地摇着头说：“算了吧，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，丢失女儿的何止我一个哩！”他忍痛带着干部战士转移到乡村，组织地方民兵，配合部队，粉碎了国民党的疯狂进攻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女儿音信全无，每当夜深人静他就凝视女儿失踪的地方泪流满面。就在几乎绝望时，通信员杨玉亭背着七七回来了。原来遭敌袭击时，杨玉亭背着七七躲进深山迷了路，千辛万苦才找到刘子载。

就是这个失而复得的独生女刘七七，1956年初中毕业考上了北京航空学校。这是一所中专学校，当时读中专没前途，而读高中可以升大学。高教部副部长的独生女只上中专，使一些热心的同志过意不去，忙给学校打招呼，几所重点高中都满口答应下来。刘子载知道此事后，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，对女儿说：“你只考上中专就读中专吧，副部长的女儿不能高人一等！”

1959年，刘七七从北京航空学校毕业，其时正值全国大专院校招生会议召开，中专毕业的刘七七很想进大学深造。几所重点大学校长知道后，都要刘七七去他们学校读书。女儿高兴地告诉父亲。刘子载却冷静地说：“七七，你不能去，不要让别人讲你借爸爸的地位和权力上大学。这样上大学，你也不光彩，对爸爸的影响也不好。日后，我如何去要求人家哩！”刘七七明白了，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，一边工作一边读电大，后来成为工程师。

“延安精神不能丢啊！”

刘子载虽是高级干部，拿七级工资，全家仅3口人，经济负担不重，但他生活非常简朴。在高教部工作时，他还一直保持着延安时的生活作风，常年自己洗衣、自己缝补；在延安时发的衣服、被子，虽然打了补丁，但他还是舍不得丢掉。刘子载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，虽然组织上给他配备了厨师，但他只要求每天三餐吃米饭，一菜一汤，炒菜放辣椒。有人讥讽说：“刘部长，你这样也太寒碜了吧？”刘子载正色道：“国家还不富裕，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忘，延安精神不能丢啊！”

『一切都要严格照规矩办事』

刘子载对自己的要求非常苛刻，在教育部当副部长12年，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，他自己首先做到。他从不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权力谋取半点私利，无论坐车还是吃饭，他都严格照规矩办事。

1962年，刘子载到陕西视察，陕西省委负责人请他吃陕西风味的羊肉泡馍。中午，陕西省委派人来打招呼时，刘子载午睡了，秘书便答应下来。刘子载醒来后，听说请吃就很为难，责怪秘书不该答应。既然秘书答应了，出于礼貌，他还是去赴了宴，但他以不舒服为名没有吃。

为了照顾他的工作，有人提议把他的妻子调到高教部工作。刘子载听说后，坚决不同意，他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：“一个高级干部，如果把家属弄到自己的单位里工作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。我不照顾你，别人也会给予照顾，对你、对我、对工作都不利。”

在他当辽宁省委副书记时，组织上给他配备了小车，除了公事外，他从不私用，而且不准他的妻子、女儿动用。一次，他岳母得了重病，有人提议用他的小车送往医院抢救，但刘子载不同意，说：“一切都要严格照规矩办事！”硬是叫了一辆出租车将岳母送到医院。

邵阳美景　杨民贵　摄

◆六岭杂谈

读书，要读出心得体会来

萧尊凡

古人说：“读书须用意，一字值千金。”这“用意”，就是说读书要用心、专心才能读懂。一个字价值“千金”，是就读书的意义、用处而言。只有读懂了才能用，学了就要用，“学以致用”是读书学习的目的。

要达到读书的目的就要思考，走马看花不行，必须下马看花，多观察。观察要细：眼要细，心要细。文章中人物的语言、心理活动至关重要，读者要读懂这些细节，才能真正读懂人物的思想感情，写出的心得体会才能感人。这就要多思考，多问几个“为什么”，弄懂它的来龙去脉，分析它的结构层次，弄清它的内在联系、因果关系，理解它的主题思想。如此这般，读书才能有所得，思想上才能受到启发教益，行之于笔端，才是你的心得体会。也只有写出了心得体会，才谈得上你读懂了书。懂了，才能将书上的知识用之于自己的口头表达或书面叙述。

◆岁月回眸

父母送我读大学

刘　凯

考上大学那年暑假的最后一天，母亲带我把家里的公粮送到了粮站。一切安排妥当，我便收拾好行李，准备去一百五十公里外的邵阳读大学了。

记得那段时间父亲的身体有些不好，咳嗽个不停，仿佛有些撑不住的样子。起初我是打算提前两天入校的，可父亲怕母亲应付不了农活，便要我留下来跟母亲一起拾掇地头的事。给庄稼施了肥、除了草，将田间的稻草全部挑回家后，母亲便指挥我去送公粮了。一吨多公粮，从我家里挑到湾头桥粮站，四五里的距离，对于我一个没做过多少农活的小伙子来说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了。

出发的前一晚，父母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为我饯行。母亲将家里一只养了多年的老母鸡宰了，放在锅里炖着；父亲在灶火塘前添柴，他苍白的脸不时被蹿出的火苗映得通红，而我则坐在一旁陪他们说话。

晚饭后，母亲递给我一叠钱，说：“这是学费。”坐在一旁的父亲说：“一共是600元，除去学费、车费等，估计还剩150元吧。本来你读大学，我想多给你一些，送公粮不是结回来800多元嘛。可我这个病，又耗费了不少。”

看着父亲那张我从小就熟悉无比却憔悴的脸，我没有说什么。我知道家里的难处，于是点了点头，目光却投向别处。我怕父母看到我眼里的湿润，控制不住自己。

那一晚我睡得很不好，辗转反侧，不能入眠。我躺在床上，透过窗户看到外面明净的月光和深蓝的天空，心事重重。半夜，风吹门响，我披衣起来正要关门，却透过门缝看到父亲端坐在庭院里，一言不发。原来他一直在摩挲我的录取通知书，出神发呆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然后也坐下。父亲见我来了，就揉了揉眼眶，说：“睡吧，不早了，明天还要赶车呢。”

乡下晚夏的夜，凉风习习，尤其是下半夜，更是冷得厉害，可病中的父亲依旧穿着白天的薄衫。父亲站起来穿过院子时，我看见他在发抖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想起了一首叫做《父亲》的歌，忽然想喊声：“爸。”可嘴巴张了张，还是没有出声——夜深了，父亲该睡了。看着父亲坐过的地方，我一丝睡意都没有，只是在心底反复念着哪一首歌：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，父亲是那拉车的牛……

这一夜过得真快，母亲很早就起床为我张罗了早餐。吃过早餐，母亲陪我一起来到车站。很快，汽车来了，我迈上了车阶，忽然听见母亲叫了我一声。我回头看了她一眼，忙跳下车，跑过去，叫了声：“妈。”

“孩子。”母亲说，“昨晚上你爸给你的钱太少了，在外面开销大，不要苦了自己。我怕你钱不够，再给你50。”说完，几张皱巴巴、热乎乎的纸币塞进我手里。我捧着这几张沉沉的薄纸，只觉得它已载不动那许多的爱，压得我伸出的双手竟有些发抖了。

就在车将要开动的时候，我突然看见那边跑来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一边喘一边跑。我定睛一看，那不是父亲吗？他身体不好，来送我干嘛？只见父亲气喘吁吁地跑到车门边，手里握着一个罐头瓶子。我一看，里面全是昨晚上没吃完的鸡肉。

我心头一热，手一挡说：“拿回去吧，学校伙食好着哩！留下来你们吃吧。”

“不呢，出了远门，以后吃家里的鸡就难了。”父亲说。

“拿着吧，拿着。还是你爸想得周到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”车旁的母亲也在帮腔。我怕车久等，只好答应了，可是那一瞬间，一个念头闪过脑际。我迅速从身上掏出一个感冒药盒子，趁着父亲没有注意，就悄悄地把50元钱放到里面，然后递给父亲，叮嘱说：“这盒感冒药我不需要了，您拿回去吧，千万不要丢掉。”

父亲接过盒子，冲我挥了挥手说：“好的，快走吧！”

汽车缓缓开动了，扬起漫天的灰尘。透过车窗，我望了一眼还在原地挥手的父母亲，忽然发现他们那久已被我忽略的两鬓，已是越发斑白了，晃在我的面前，是那么的刺眼。我的心一颤，往日里与父母亲朝夕相处的镜头，一一涌上心头。在载我远去的汽车上，一时间，我不想离开了，我要回到他们的身边，帮他们劳作，为他们分担忧愁。

可是汽车越来越快，只一转眼，车后两个熟悉的身影就消失不见了。眼前，只有公路两旁熟悉的景物，一垄垄碧绿的稻田，一一扑入我的眼帘。

◆史海钩沉

漫谈邵阳历史上的避讳

易立军

避讳是我国封建社会里司空见惯的事情，邵阳历史上也不例外。

汉朝时，现在的邵阳市管辖的区域有昭陵县、昭阳县，三国时期设昭陵郡。西晋太康元年（280年），武帝司马炎避其父司马昭之讳，有司将上述地名分别改为邵陵县、邵阳县、邵陵郡。五代避后晋高祖石敬瑭父石绍雍讳，改邵州为敏州、邵阳为敏政。北宋王钦若等编修的《册府元龟》卷三十一记载：“天福三年五月丁巳，敕应诸州县名犯庙讳等……武冈县本州，名与宪祖孝元皇庙讳上一字音同，宜改为敏州。州管邵阳县上一字与州名同，改为敏政县。”五代后汉初，复名为邵阳县。

西汉初年设立武冈县，后改为都梁县，又衍生出武刚县。《宋志》：“武刚令，晋武分都梁立。”梁朝中大通三年（531年），晋安王萧纲被立为太子，以太子讳“纲”，武刚县改为武强县。

新宁县源自西汉建立的夫彝侯国，王莽立“新”朝，夫彝侯国除，东汉初立夫彝县。东晋时，避大司马桓温父桓彝讳，称“扶县”。《宋书》卷三十七《州郡志》：“扶县令，汉旧县，至晋曰夫夷。汉属零陵，晋属邵陵。案，今云扶者，疑是桓温讳去‘夷’，‘夫’不可为县名，故为‘扶’云。”清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十一：“桓温父名彝，改平夷郡曰平蛮，夫夷县曰扶县。”

隆回县是1947年才设县的，它的前身可追溯到明朝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设立的“隆回巡检司”。其实，在明朝之前，就有“龙回”这一地名了。司门前一带，山峦叠嶂，起伏回环，以山形山势命名，故名“龙回”。据《湖南氏族源流》“湘乡孙氏”条记载：“始祖盛公，三国时任长沙太守，遂居长沙，传至南仲公，宋时筑室湖湘之东，生四子。”四子分别是日奎、日英、日宽、日珣。“日宽之子景芒、景任卜居邵阳龙廻（按：同“回”）、紫阳。”邵阳龙回，即现今隆回县司门前一带。据两宋之交龚明之的《中吴纪闻》记载，北宋宣和年间，朝廷禁了八个字：“君”“王”“圣”“天”“龙”“皇”“王”“玉”，诏天下县镇凡有“龙”字者皆避。迫于朝廷的苛严，“龙回”就顺理成章变成“隆回”。

北宋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，周敦颐摄邵州事。周敦颐，原名敦实，避英宗旧名宗实，改为敦颐，后又避光宗赵惇讳改名端颐。宋代张端义《贵耳集》卷上：“本朝大儒皆出于世家。周濂溪以舅官出仕，两改名：先名敦实，因英宗旧名改；后名敦颐，又以光宗御名改。”

避讳现象，敏感而有趣，研究避讳，是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。